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七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一生猛氣消除此老亦大俠也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謂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從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還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
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
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
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
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
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
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强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别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

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輒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

虐。是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項將軍無一人耶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閒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

[illegible]脫又求地

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後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具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王竟不

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相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閒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侯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諸將欲立韓則立之欲立魏則立之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悉河士南浮江漢以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良從漢王東擊楚時項羽方擊齊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困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韓信可屬大事一語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
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
穀泗水殺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
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為
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道破其隱　理爲假王　尤見任事　一易喜易怒

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閒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離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

此華如何不能

又何不能

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
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
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
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
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
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
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
銷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
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
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良與陳平
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大不如人者所欲必無此患）
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策士已發端於一言不信僞者當變）（亦不如淮陰心事）
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遂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
布爲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
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

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
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
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
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
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四皓始哉

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擊破布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

而亦侍四人解帽耳

而王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葢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署猛軍謀祭酒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華山咨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酗虐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王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婆樓爲司隷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威堅舅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屢欲

殺堅賴咸咸營救得免咸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咸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猛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德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剪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堅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
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
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
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
旱不爲災堅親臨太學以猛爲京兆尹苻生母彊太
后弟特進彊德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
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中丞
鄧羗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
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隷校
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

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廄、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初凉李儼據隴西降秦、既而復通於凉、後復與凉絕、凉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凉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長算也、若將

軍還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歸至長安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三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幷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雙皆與之通謀㓜誅雙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㓜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爲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遺牋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計皆不用雙等以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

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數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

爲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即安私宅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爲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王事慕容恪疾病燕王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素爲評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要當與卿共定

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猛言於堅
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
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北至鄴垂
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閲軍旅多聚糧于
陜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
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
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
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

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遣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之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

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熈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痛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命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

四字若風雷不已若蕭水

後以作亂為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酧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蕩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

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羌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羌、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

羌詰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尙
爾況國家乎慕容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
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
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乃遣
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評大懼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
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
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
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
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

先成之所治生之先「非之所居許之

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衆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月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

幼冲。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暐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容暐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暐爲新興侯猛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猛以滏川之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

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責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攖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泰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溫廢晉王爲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
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
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
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曠爲
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徹爲尚書
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爲著作佐郎。郝畧爲清河相。
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
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
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爲丞相。稍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

龍潛弱冠朕奇卿於輩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受命猛之破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將語太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為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羣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

對曰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臨没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没於陣堅迯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爲萇所弑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

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且秦壻婦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

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今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酧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

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將勇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四家主尊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秉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文貞公宏疾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時議伐赫連昌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其城下夏將狄子玉降夏主堅守以待魏主退軍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而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

者趙倪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分騎奮擊爲左右隊以掎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擒昌以歸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岌岌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强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特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
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
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唯患
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
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
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
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
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
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
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將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南番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衆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兵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羨之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藉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行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篡晉

前除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讎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後歸於魏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

恐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

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鹵斥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主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尚書令劉潔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

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絜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因使人驚魘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為鎮將陸俟

所滅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遺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

環釗是曹正欲譎詐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後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普勑方鎭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徃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從彼徃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徃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提塹自守為築垣以
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
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
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
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符堅向時與彼
交戰晝則遣騎鬪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
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
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須我兵办此有善
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求耳湛標勸浩刊所撰國史
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

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

浩竟用湛摽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誅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八

左編

臣類　謀臣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合讐不得報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

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

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槪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槪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其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

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令行於
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
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既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命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秦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檜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卽說武靈王之旨）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結於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楚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會先王棄羣臣寡

人新即位將軍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

東周蘇秦　說燕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

說趙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大王事秦（說韓）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說魏）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大以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

道徑亢父之險車不能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說楚）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敘秦盡詳 一字不襲 苦心十九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舡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下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黄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予人皆有
師傳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

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此去今行用之志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且夫社稷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上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家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楚王大說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非絕齊交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加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人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也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因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忽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不喜今楚於秦爲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

進熟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陳軫

陳軫者遊説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

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非、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

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
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舃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
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
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
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
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
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
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
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必

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相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

智愚二十字已見

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一當才是有此一句

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君爲媾於秦秦巳內鄭朱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爲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楚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所取倦而歸王又以

秋人皆當此術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勿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聞之論

從也